

※世相

■丹萍

我发现,大家的灵活就业,就真的挺灵活的。

有个朋友是策展人,前几天到一个商场里面去布展,让我陪着去,说很快可以忙完,然后在那个商场里请我喝咖啡。

他在顶楼比较开阔的空间,上上下下忙活了半天。我问他能干吗,他说在量尺寸——这次他没接到布展的活,就接了量尺寸的活,量完就走,过几天艺术家自己来挂画,中间环节都省了。

我说,量尺寸也能赚钱,现在各行各业,分工都这么细了吗?

细!
以前我约教练上羽毛球课,一对一的课贵不说,教练还总是

※行走

■费国平

终于到了桐乡屠甸朱家村的村口。迎宾道旁的两排高大的香樟树已不见了,取而代之的是房前屋后的柿子树。树不高,叶也稀疏,而柿子却挂满了树。青色、泛黄、淡黄、火红……层次分明地挂在树梢、树腰,只要伸手定能采到红黄又光亮的柿子。

走近细看,光亮的柿子表皮外还有一层细微白色的果霜,悠悠的柿子暗香沁人心脾。树上的火柿子好看,但不能直接采下食用。因为没有处理过的柿子坚硬,且口感较涩,硬要咬一口,定能涩到你连舌头都会“糊住”,顷刻间让你变成“大舌头”。

要说涩味的火柿子好吃,还需要高度白酒点在果子上“炆”过后催熟才好吃。白酒“炆”柿子是个技术活,用自家酿制的高度白酒,倒入盆里,再将修剪过的柿子倒入,全身浸透“洗个澡”,再整齐地码好,盖上一层布,以免白酒挥发。也可以将白酒轻轻点在修剪好的柿子蒂头处,再码好存放。

※在场

■沈兴良

出“揽秀园”,过水上曲桥,便是伍相祠。想来嘉兴地界分吴越,千年运河纵贯南北,由此宋人建祠以纪念伍子胥,甚是符合情理;再说世纪之初,又将壕股禅寺辟为伍相祠,亦是行之灼灼。

在瓦蓝天空下,白云悠悠,秋阳柔柔,和风徐徐。这古塔码头湖水荡漾的波,树林明净的绿,草花点缀的艳,兼之祠外墙的禅黄,以及几树还没有来得及完全转色的银杏叶片,连同那穿着红着绿的游人,有的在凝望“忠烈千秋”,有的则在“照壁浮雕”前留影,以上所有,自是一道亮丽风景。

拾级而上,步入山门,只见左面是钟楼,右边为鼓楼,颇有禅寺的排场。在“春秋大义”匾额下,面对威严轩昂的伍相塑像,再读

※年华

■华智慧

老街,是一缕回忆、一抹乡愁、一丝牵挂。对于这里的家乡人来说,曹庄老街,犹如这座小镇的历史地标,忠实记录着城市变迁的古今黄贞。

横贯小镇南北的老街,有着一个极富时代感响当当的名字——人民路。但生活在小镇周边的人们还是习惯于称其为“老街”,既显得亲切随意又似乎有几分宠溺,如同好友间的“老张”“老李”,好记又顺口。老街很短,但留下的印记却很长很长;老街也很窄,但融进了我们那代人的青春记忆,也镌刻下时代发展的历史脉络。

老街南北走向,北起原曹庄中学和曹庄小学校舍,横跨市河,南至转盘三角地,后来延伸拓展与314村道相接,总长不过四五百米。老街地理位置优越,沿街分布有乡政府、信用社、供销社、邮电所、萤站、粮站等,中间还有一

太认真,前面热身就搞15分钟,这15分钟下来,我基本已经快虚脱了。

最近加入了一个中午时段的付费的练球小组——教练是水平比较高的球友,本职工作好像是卖音响的,以前他偶尔客串和我们一起打,嫌弃我们水平差,现成他角色变了,还经常夸我们呢。

分组练习,他对大家没什么要求,想学什么都可以点,他就认真教。吊斜角,扣杀,不想学,就陪你打打养生球混时间——反正职场中都懂的。

再说个兼职的。母校校庆,各地校友都一起拍祝贺母校校庆的视频。本地校友推荐让我来组织。我找了个朋友问能不能帮手做这个工作——他平时做视频剪

辑的,我和他说,非常惭愧啊,不是什么正经项目,就是拍大家站一排说一句“祝母校生日快乐”,但我觉得自己拍也是很麻烦的,我愿意付费——如果不太贵的话。

他立刻报了价,成交!

这钱真不白收,朋友专业,设备多,相机往我们集合的江边一摆,其他行人都绕着走,超有氛围感。另外他讲效率,不废话,上来就把二十多个人排好了队,不管年龄大小,一个个用手推着摆好位置,一分钟的视频,果然很快就拍出来了,还免费策划,增加了我们一起唱一句校歌的环节。

他剪辑、配乐、压缩,发样片,然后直接帮我把原片发给学校——干净利索。

还有呢。去年朋友组织和她

一样的编织爱好者团购英国羊绒毛线,还差一点钱才能到起订量。

她让我也买点,条件是买回来的毛线,她可以免费帮我织成毛衣。过几天线寄来了,我从编织杂志上选了英国老奶奶穿的那种外套款式,她手艺好,很快就织好了——如果按朋友的时薪加上毛线的成本,这手工毛衣也是奢侈品呢,这个合作挺完美。

前几天客户让我改一下方案。方案已经写得我呕心沥血了,一点改不了,再改头就要炸了,情绪也HOLD不住。于是我定定神,把方案发给朋友,转了自己收费的一半,不解释,只发了一个字给他——“改”。

我知道,改没通过的方案至少值一半钱。古语有云,行百里

者半九十。

他默默收了钱,一句话没问,过一会就把改好的方案发回来了——第二天果然通过了。

这个合作也挺完美。
前几天我朋友让我给她孩子辅导作文,孩子小学六年级。朋友说一定要给钱,我说不要,一次半次,给啥钱啊。她是做医美行业的,她说那我送你一针玻尿酸吧。

我说,那,那,也行啊。

现在我咖啡喝上了,私教请上了,手工欧洲毛衣穿上了,玻尿酸打上了。

你看,哪有那么些高大上的人生呢,我们普通人,不过是身段柔软,低吟浅唱,走一步看一步罢了。

朱家村的火柿子



作者供图

在这过程中,柿子会慢慢变软,颜色也会由浅变深,老人们将“炆”好后的红红的柿子称为“火珠”。三五天后,就可以吃上又甜又糯的火柿子了。

朱家村一直以种火柿子闻名,先是在房前屋后的边角旮旯里种,也算是村民对土地的充分利用。后来卖柿子尝到了

甜头,就扩大再生产,于是有了“柿子村”的美誉。全村共有11户农户,家家户户的门前屋后都种着柿子树。满树的柿子,满村的喜悦。

“哎呀”一声,从木门中走出一位老奶奶,见到陌生人开口就问是不是来买柿子。

“今年柿子大年,果子挂满

树!”满是皱纹的脸舒展出慈祥的笑容。

“奶奶,我们不是买柿子的,来看看美丽乡村!”

“好,好,我们村很好看的呢!”老奶奶眼中充满了自豪。

屋前水泥场靠西,那棵柿子树特别粗壮、高大。那树枝撑开如同伞,树皮灰白又有光泽。目测应该是村中最高的柿子树了,也是最能结果的树了。“隔岸人家西日外,数株红柿压疏篱”,那挂得挨挨挤挤的柿子就是最好的证明。树上还靠着梯,看来是为了方便采摘。

“这棵树多少年了?”

“少说也有五十年了,那是我刚嫁过来时种下的!”老奶奶笑得更欢了。

“老奶奶,你好浪漫!”

“浪不浪漫,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结婚是件大事,种下一棵树做个纪念!”

“红红火火,儿孙满堂。”我们点赞道。

“孩子们很争气,都在城里上班,留我们俩老人看家。”透过玻

璃窗,整屋都是一匾一匾排放整齐的柿子,像极了幼儿园里一张张红扑扑的小脸蛋。

“白天,他们上班,我们就将柿子点上烧酒,“炆”上两三天就可以吃了,甜着呢!”

“这么多的果子,卖得完吗!”

“还不够卖呢,孩子们白天上班,晚上打包发快递,嘞,包装盒好多!”有了电商,满树的柿子都会去“旅行”了。可以想象,夜幕降临,全村的农家小院里都会亮起灯,全家老少齐动手的场面是多么温馨和喜悦。红扑扑、香喷喷、圆溜溜的柿子放进快递盒,写上地址和姓名就可以出发到达天涯海角。

我沿着朱家浜溜达,一直逗留到临近黄昏,炊烟在村舍上飘起,喜鹊的鸣叫声又在柿子树上响起。这叫声明亮、高亢而昂扬,它打破了田园的宁静,给朱家村平添了许多热闹和趣味。

一对柿子代表事事如意;四枚柿子代表四世同堂;一筐柿子代表万事胜意……美好的愿望,在朱家村向外蔓延开来。

伍相祠登塔

那“孝当竭力”与“忠则尽命”,读那“生为相国”与“死作涛神”,我顿觉心头似有了特别的虔诚。

正因有了伍子胥,嘉兴也就多了不少的风俗文化。在民间,早有了“五月五日,时迎伍君”的祭祀活动。至于现在,每年举办嘉兴端午民俗文化节,像品粽宴、挂香囊、赛龙舟……这些盛典,市民可谓喜闻乐见。于是,伍相祠与壕股塔连成一体,也是顺理成章的事。

话说旧时嘉兴有“七塔八寺”,这之中便有壕股塔。因其北临城壕,壕河水曲如股而得名,且有壕胥(狐、姑)塔的别称。遗址就在几百米外的不远处,估计应是现今的壕股桥近旁。有说苏东坡曾在那里与文长老相聚品茗,也有说在吴镇的《嘉禾八景》中能见到壕股塔的画面,更有清人凌大田的《壕股》诗为

证,诗曰:“清流一脉曲,百仞涌城濠。影荡玻璃碎,风铃柳外高。”

穿过伍相殿,即是壕股塔。抬头而望,仿建的新塔似仍有古籍记载——“塔共七级,高十丈,塔身方形,塔顶如笔……”的模样,静如处子,卓尔不群。塔身遍体纯铜鑲金,闪着迷人光芒,特别是尖尖的塔顶,很像一支正勾染着嘉禾景象的巨椽金笔。让人想不到的是,这塔还能沿内中阶梯逐层向上攀登,且层层均有围廊,着实便于四下里瞭望;更想不到的是,塔身中央竟有电梯可直达顶层,只可惜眼下仅为维护施工之用。

实在说,这塔阶梯也不过百七八十级,并不算高,像我此等岁数,徒手盘旋而上还是很轻松的。接着,一层、二层、三层,廊外,视线仍被高大茂密的树冠阻挡着,只闻风轻吹得风铃叮叮、叮咚,在声声悦耳中,忽想起“欲穷千里目,更上一层楼”来,如是一会儿,顶层到了,当然,也到了我踏层峰而观新颜的时候。

虽说嘉兴城里只有一座海拔仅16米高的“瓶山”,平时要登高望远,只能仰仗高楼大厦,而今天,我乘晴空万里之厦,站在这壕股塔顶层,极目远眺——东头,鸳鸯湖一览无余,像湖心岛的亭台楼阁都在烟雨朦胧之中;包括小瀛洲也如是;南面是行政中心、体育馆;西侧有南湖大桥、铁路线之类,一列“复兴号”正自东向西飞驰而过;北边高楼矗立,然子城的城垛也望得见,如若借助望远镜,似是还能瞧上城楼的“嘉兴府”三字;加之满城的绿地水洲,美得实在叫人流连忘返,思绪万千。

《孟子·尽心上》曰:“孔子登东

曹庄老街的世说新语

座连接南北的同名桥——人民桥,大概这也是老街大名“人民路”的由来。

记忆中的老街,虽然没有小桥流水般的江南古典韵味,也没有其他与之同名道路所承载的历史厚重感,但却有那浓浓的市井烟火气息,还有抹之不去的乡土印记。老街不长,但“麻雀虽小,五脏俱全”,仍不失作为小镇主干道的人们还是习惯于称其为“老街”,既显得亲切随意又似乎有几分宠溺,如同好友间的“老张”“老李”,好记又顺口。老街很短,但留下的印记却很长很长;老街也很窄,但融进了我们那代人的青春记忆,也镌刻下时代发展的历史脉络。

老街南北走向,北起原曹庄中学和曹庄小学校舍,横跨市河,南至转盘三角地,后来延伸拓展与314村道相接,总长不过四五百米。老街地理位置优越,沿街分布有乡政府、信用社、供销社、邮电所、萤站、粮站等,中间还有一

书店,倒显得有些另类冷清了些。

那段街面更为狭窄,仅容两辆自行车并行,中间是青石路面,两侧有铺下来的滴水檐。小镇唯一的新华书店就坐落其间。那时的新华书店门头很小,店招是用贴纸剪出来再贴上去的,门面则是靠上下有凹槽的木板一块块拼插上去。书店业务也很杂,不仅出售书籍文具,还有一些生活日用品,大到热水瓶收音机,小到针头线脑,甚至还有包装花花绿绿的零食,都能买得到。那里同样也是我最爱去逛的地方,看着一本本装帧精美的图书杂志,总是感慨口袋里的零花钱太少了。

那时候,住在老街两边的人家被称为“街上人”。我们全班39个同学,“街上人”也就4个。物以稀为贵,“街上人”是让人羡慕的,每天放学后,他们可以很快回到家里,准时收看为数不多的动画片。而等我们回到家,或者早已错过了节目播出时间,或者还有

一堆农活需要我们搭把手。

时代在飞速发展,去年老街所在的曹庄地块已经列入了征收计划,沿线亚欧路、三环东路、科技大道、高架快速路以及市域铁路曹庄站都在修建连通中,预示着整个老镇即将迎来全新大变样。如今再回到曹庄,老街显得有几分孤寂落寞;路上早已消失了如潮的自行车,市河里也没有了拥挤的农船,人民桥的清晨也变得冷清了许多,茶馆喝茶的老人们又不知去了哪里……远处相熟邻人间的一句乡音问候,伴着巷弄老宅飘出的阵阵油烟菜香,终于让人感受到一丝烟火犹存的生活气息。隐藏在水乡阡陌中的曹庄老街,每一处犄角旮旯,都留有历史的沉淀。驻足其中,仿佛时间失去了原有的节奏,变得缓慢而悠长,如一首经典的老歌,让人久久回味。也许若干年之后,还会有一条“曹庄老街”,然而我们,却再也没有青春可以留下来。